磷矿行业交流 20260907

2026 年磷矿石供需研报：安全督查触发减产，新增产能释放不及预期

摘要

- 2026 年磷矿石实际产能预计减产 20%以上，主因湖北等地矿难引发全国性安全督查，导致 5-7 月大规模停产。
- 新增产能释放持续低于预期，2026-2028 年规划虽达 1,450/1,660/2,764 万吨，但受深部开采难度及政策指标限制，实际达产率或仅 50%。
- 高品位磷矿稀缺性加剧，湖北 30%品位原矿基本消失，5 年内行业平均品位下降 2-4 个百分点，高品位矿价表现更具韧性。
- 开采成本显著抬升，安全投入增加驱动平洞开采成本上涨 20%-30%，转向深部竖井开采将导致成本进一步增加 30%以上。
- 行业准入门槛提高，30 万吨/年以下小矿面临退出，大型矿山（>100 万吨）数量占比 40%但贡献超 60%产量，格局向头部集中。
- 湖北宜昌等地实行严格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增长慢于产能增速，且与安全生产考核挂钩，限制了实际供给上限。
- 短期价格预计维持窄幅波动（±20-50 元/吨），受磷肥出口受限及下游硫磺成本博弈影响，需求端尚未出现明显好转。

Q&A

从 2026 年年初至今，磷矿行业在政策、安全生产及供需基本面等方面经历了哪些主要变化？

2026 年以来，磷矿行业经历了显著波动。首先，自 2025 年起并于 2026 年 1 月加速飙升的硫磺价格，导致磷化工行业利润持续走低，因为其主要产品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MAP/DAP）作为化肥，价格受到国家调控。利润压缩使得磷化工企业在春节前后这一传统备矿时期的采购意愿降低，导致磷矿石销售情况不如 2025 年，出现滞销现象，价格也呈现轻微下行趋势。其次，在供给端，春节后 3 月至 4 月，湖北等地的矿山虽陆续复工复产，但产量有限，主要消化前期库存。

进入 5 月，随着复产推进，湖北发生了两起矿难，加之山西长治的煤矿事故，引发了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全国矿山安全生产的进一步严格督查。这导致湖北部分矿山从 5 月停产至 7 月，四川和云南也停产一个多月。贵州因在 2022 年已进行过整顿，受影响相对较小。尽管 8 月起部分矿山开始恢复生产，但由于下游磷化工企业开工率不足，对磷矿石的需求依然不旺盛。综合来看，2026 年磷矿石的实际产能有所下跌，预计减产幅度在 20%以上。

近期硫磺价格已从高点回落，这是否提振了下游磷化工行业的需求？在高品位和低品位磷矿的需求上是否观察到分化？

尽管硫磺价格有所下跌，但与磷化工企业的目标预期仍有较大差距，因此下游需求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在需求结构上，高品位磷矿的需求一直较为旺盛且坚挺，这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使用高品位矿生产单位产品的矿耗更低；二是高品位磷矿资源日益稀缺，例如湖北地区品位 30%的磷矿已非常少见。虽然高品位磷矿可以通过对低品位矿进行选矿富集获得，但在市场价格波动时，高品位和低品位矿的价格会同向调整，但低品位矿的跌幅通常会更大。

关于供给端受安全检查影响的减产情况，湖北地区减产 20%以上，其他主产区如贵州、四川和云南的情况如何？

与 2025 年相比，湖北地区磷矿供给的减少幅度确认在 20%以上。贵州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由于今年山西矿难对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贵州也无法完全幸免，产量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四川和云南的情况则介于湖北和贵州之间，受影响程度比湖北稍好，但比贵州要严重。

国家近期发布了关于矿山安全的 78 号文等政策，这对磷矿行业，特别是对不同规模矿山的运营产生了哪些实质性影响？

78 号文是国家一项为期三年的整治行动的组成部分，在 2025 年就已发布征求意见稿，因此其出台并非完全由近期的矿难引发。该文件对大型矿山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 30 万吨/年以下的小型矿山，虽然政策要求其退出，但其对市场整体供给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原因是这类小矿数量虽多，但单体产量小且往往难以达产，其关停的产能缺口很容易被新建的大型矿山所弥补。近年来新投产的矿山规模普遍在 150 万、180 万、200 万、300 万乃至 400 万吨/年，一个大型矿山的产能即可替代众多小矿。

当前磷矿行业内，大型、中型和小型矿山的产能分布结构是怎样的？

在磷矿行业，矿山规模的划分标准通常以 30 万吨/年和 100 万吨/年为界。30 万吨/年以下的为小型矿山，目前已不再审批；30 万吨/年至 100 万吨/年的为中型矿山；100 万吨/年以上的则属于大型矿山。从数量上看，100 万吨/年以下的中小型矿山占比可能超过 60%；但从产量贡献来看，100 万吨/年以上的大型矿山数

量占比约 40%，其产量却能占到行业总产量的 60%以上，呈现出数量与产量贡献的倒挂结构。

78 号文要求矿山企业自建采矿队伍或将采矿业务整体托管，这两种模式对大型矿山的运营成本会产生显著影响吗？

78 号文的核心要求是矿山企业要么自建采-掘-运队伍，要么将采矿业务整体外包托管，其政策本意是鼓励企业自建队伍以稳定职工团队。对于矿山企业而言，这两种模式在采购成本上的差异并不大。选择托管模式，虽然人员归属于外包公司，但相关成本最终仍会通过服务费用转嫁给矿山方。而自建队伍虽然需要直接承担人员管理成本和风险，但总成本与托管模式相差无几。因此，该政策对大型矿山的成本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行业高度关注的磷矿新增产能进展如何？可否梳理一下各省份主要新增项目的当前状态和预计投产时间？

我可以根据自 2022 年底开始统计的行业拟新增产能表格，逐一介绍相关项目的情况。

请详细介绍川发龙蟒、君利信、和邦生物、史丹利、新发集团、西南能矿、云天化、福马磷矿、湖北联投等公司旗下主要磷矿项目的最新进展、核定产能与实际产量情况？

川发龙蟒旗下有两个主要磷矿。其一为位于四川马边的天瑞矿业，该矿采矿许可证核定产能为 250 万吨/年，但近年来实际年产量维持在 100 多万吨的水平，最高曾达到 145 万吨，目前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其二为川发龙蟒的白鹭磷矿，核定产能及相关证照均为 100 万吨/年。该矿产量从 40 万吨、60 万吨、70 万吨逐步提升，2025 年最高达到 85 万吨，原计划 2026 年达到 100 万吨。但该矿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发生矿难，目前处于停产状态，预计 2026 年产量约为 40 万吨。 君利信的贵州两岔河磷矿南区于 2022 年 2 月开始建设，已于 2025 年投产，目前年产量为 30 万吨。 和邦生物位于马边的烟峰磷矿，核定产能为 100 万吨/年。该项目于 2022 年 4 月开工建设，原预计 2024 年投产，但目前尚未查询到投产信息，应仍在建设中。 史丹利控股的宜昌华西矿业玉华坪磷矿，于 2020 年取得 150 万吨/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受宜昌市对磷矿开采总量的限制，该矿年产量在 80 万吨至 115 万吨之间波动，从未实现满产。若 2026 年情况良好，产量或可达到 180 万吨左右。 新发集团的楚峰磷矿年产能为 80 万吨，受湖北省开采政策影响，往年产量在 60 至 70 万吨之间。该矿 2025 年实现了满产，但预计 2026 年将减产，产量最多可能在 50 万吨左右。 西南能矿集团织金硫化公司的华西磷矿，设计产能 150 万吨/年，可采年限 26 年，其开发利用方案于 2024 年 10 月通过评审。根据计划，该矿有望在 2026 年开工建设，预计投产时间在 2028 年左右，届时年产能将为 50 万吨。 云天化的昆阳二矿，采用露采与地采结合方式，设计年产能 320 万吨，服务年限 53 年。其开发利用方案于 2025 年 8 月通过评审，预计

投产时间在 2030 年左右。 马边福马磷矿有限公司的麦子坪矿区北矿段，设计年产能 120 万吨，其供矿产品方案于 2020 年 3 月通过。该矿目前仍在建设中，原计划 2025 年底投产，但近期未查询到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通过验收的信息。新发集团控股 55%的远安县杨柳矿区马坪磷矿，是目前湖北省最大的磷矿之一。该矿于 2025 年投产，当年产量接近 200 万吨。原计划 2026 年满产，但受矿难事件影响，预计 2026 年无法满产，产量可能在 300 万吨左右。 湖北联投的以盖湾磷矿，原产能为 100 万吨/年，后改扩建至 200 万吨/年。该项目进展迅速，原计划 2027 年投产，但已于 2025 年 12 月具备了年产 200 万吨的条件。然而，该矿于 2026 年 7 月发生矿难，目前处于停产整顿中，因此 2026 年产量无法达到 200 万吨。 贵州的瓮安磷矿，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9 年，产能为 80 万吨/年，但近年来同样未实现满产，仍在产能爬坡中。

磷矿发生矿难后，其停产整改及复产流程通常是怎样的？不同严重程度的事故对复产时间有何影响？

磷矿发生矿难后的处理流程与事故严重程度直接相关。如果事故死亡人数在三人以下，通常由省级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整个调查过程至少需要两个月，在此期间矿山无法复产。调查结束后，需进行事故处理、安全教育及一系列整改措施，完成后即可复产，一般不会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如果死亡人数超过三人，情况则较为复杂，复产与否及时间将取决于最终的调查结论。若死亡人数超过十人，该矿山在近两年内基本不可能恢复生产。

从 2026 年至 2028 年，磷矿行业的新增产能释放节奏预计是怎样的？这些新增产能的爬坡周期通常需要多久，以及有哪些外部因素可能影响实际产量的释放？

根据现有项目规划，预计 2026 年新增产能约为 1,450 万吨，可按 1,500 万吨估算；2027 年新增产能预计为 1,660 万吨；到 2028 年，新增产能将达到 2,764 万吨。 理论上，磷矿建成后第一年投产，第二年即可达到满产。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多种因素会导致矿山无法满产。首先是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其次，区域性的矿难事故会对周边其他矿山产生显著影响。例如，2026 年新发集团和川发龙蟒在湖北的矿山发生事故后，对区域内其他矿山的生产也造成了影响，可能导致它们需要停工停产进行安全检查。 此外，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宜昌市为例，政府会根据各矿山的安全生产、绿色矿山建设、自动化水平等指标进行年度考评，并根据评分结果分配该年度的开采额度。例如，宜昌的马坪磷矿虽已取得 400 万吨/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市政府可能根据年度总额限制，只批准其开采 300 万吨或 350 万吨。任何非计划内的停产，如停产半个月或一个月，都会直接导致全年产能无法完成设计目标。

宜昌地区对磷矿开采总量是否存在指标限制？该指标在过去几年的变化趋势如何，未来预计会有多大的增长空间？

宜昌市对磷矿开采实行年度总量控制。由于宜昌地区磷矿的整体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矿山建设情况较好，在正常生产状态下，许多矿山都能实现满产。

湖北省对磷矿产能的管控情况如何，尤其是在宜昌和襄阳地区有何差异？

湖北省内不同地区的磷矿产能管控存在差异。宜昌地区由于过去规范管理起步较早，矿山具备满产生产的能力，因此湖北省对其设定了严格的磷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该指标小于区域内所有矿山的总产能。省里通过对安全生产、绿色矿山建设、矿山自动化等一系列相关项目进行年度考核打分，并根据各矿山的得分情况来核定下一年度的指标分配。例如，若某个矿山发生安全事故导致扣分，其下一年度的开采指标就会相应减少。一个年产能 100 万吨的矿山，如果考核得分较低，次年可能只被允许生产 70 万吨至 80 万吨。相比之下，襄阳地区的磷矿即便没有总量控制指标，其矿山本身也普遍无法达到满产状态。

近年来湖北省磷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变化趋势如何，其增长速度与产能的增长速度是否匹配？

湖北省的磷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近年来呈增加趋势。以宜昌市为例，根据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文件，2025 年的采矿开采总量控制计划为 840 万吨，其中包括 310 万吨的基础指标和 30 万吨的安全生产奖励指标。2024 年的计划总量也大致为 840 万吨。尽管开采指标在增长，但其增长速度低于磷矿石实际产能的增长速度。因此，从实际供给角度看，湖北省的新增产能需要考虑指标限制因素。

市场有观点认为，2010 至 2013 年间审批的部分矿山可能在 2030 年前后进入枯竭退出期，这一趋势在行业内是否有实际体现？

这种关于小型矿山因枯竭而退出的趋势基本可以忽略。首先，当前能获批的磷矿项目最低年产能为 30 万吨。在 2010 至 2012 年间获批的矿山，即使加上两到三年的建设期，其开采时间也已超过十年。一个年产 30 万吨的矿山，十年开采量为 300 万吨，而现实中储量低于 300 万吨的矿山非常少见，多数矿山储量至少在 500 万吨、800 万吨甚至 1,000 万吨以上，可开采年限远超十年。其次，虽然过去颁发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可能为 6 年、8 年或 10 年，但只要矿山仍有开采价值和储量，许可证到期后通常会进行续期，尽管续期过程可能较为繁琐。

对于那些间歇性生产、开开停停的矿山，其未来的有效产能是否会持续低于最初的预期？

这类“半死不活”的矿山，其有效产能确实难以达到预期，主要原因有几点。第一，政策门槛不断提高。例如，早年获批的年产 10 万或 20 万吨的矿山，在国家

将最低产能门槛提升至 30 万吨后，必须停产并投入资金进行重新设计和建设以满足新规。第二，规范标准持续趋严。矿山在完成一轮改造后，可能又会因为新的行业规范或安全生产行动（如近期的“三年行动”）而不达标，被迫再次停产整改，陷入“整改-生产-再整改”的循环。第三，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在 2021 年至今的五年间，磷矿石价格较好，这些矿山尚能盈利并维持生产。一旦市场价格下跌，其盈利能力将受损，可能导致停产。

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换证流程是怎样的，对于管理水平不同的矿山，其申请周期有何差异？

矿山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到期必须重新申请换证。换证的关键环节是应急管理厅对矿山生产条件的现场核查。管理规范的矿山通常能够实现无缝衔接，它们会在许可证到期前三个月启动现场评价和申请流程，边生产边整改，不会因换证而停产。然而，对于管理水平较差、人员配备不足的小矿山，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可能在临近到期时才着手准备，导致整改不到位，许可证到期后只能停产并重新申请。这个过程可能耗时一到两年，甚至最终无法获批。因此，换证周期因矿山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基础条件而异，差异巨大，类似于考试中优等生与不及格学生的区别。

从长期来看，磷矿品位的下降趋势是否明显，其下降速度大致如何？

磷矿品位的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例如年同比）可能不明显，但若以五年为一个周期观察，高品位矿石在市场中的份额下降非常显著。以湖北地区为例，2020 年以前，品位为 26%、28%甚至 30%的矿石还比较常见。而当前，品位 30%的矿石已基本消失，即便有也是通过选矿技术实现的。目前，原矿品位已从过去的 26-28%下降至 24%左右。综合来看，以五年为观察周期，磷矿品位至少下降了 2 到 4 个百分点。

鉴于行业供给管控趋严，未来新增磷矿产能如期释放的可能性有多大？

新增磷矿产能如期释放的比例预计能达到 50%就已经相当不错。目前了解到的在建新增产能中，超过 90%为地下开采，且开采深度普遍超过 500 米，这导致建设难度极大。例如，一个计划建设期为 3 年的项目，最终可能需要 5 年完成；计划 5 年的项目，则可能延长至 8 年。建设过程中会遇到涌水、岩爆等诸多不确定性问题，导致建设周期普遍长于预期。虽然存在如八天股份小高寨磷矿这类管理水平高、建设速度快的个例，但这在行业内非常少见。

未来 2-3 年内，磷矿的供给释放是否会持续低于预期？

预计未来 2-3 年磷矿供给释放将持续低于预期。矿山建设计划通常是在理想状态下制定的，例如一个项目宣称建设期为 3 年，这是基于所有工序顺利衔接的假设。然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很少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矿产埋藏深度越深，建设

和开采的难度就越大，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多。露天矿的建设周期相对可控，延期通常在半年到一年之内。但对于井工开采的地下矿，原计划 5 年的工期，最终耗时 8 年甚至 10 年都是有可能的。此外，建设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设计问题需要推倒重来的情况，进一步拖延工期。矿山投资额越大、规划产能越大，对管理团队和资金的要求就越高，任何环节跟不上都可能导致项目延期。

从过去十年的趋势来看，磷矿的开采深度有何变化？

过去十几年间，磷矿的开采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从业感受非常清晰。早期以露天开采为主，现在露天矿已非常少见。随后，平硐开采成为主流，目前许多在产矿山仍采用此方式。然而，近五年投产的矿山则基本都转向了竖井开采，即向地下深处打竖井进行作业，显示出开采深度不断加大的明确趋势。

政府层面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收紧磷矿的开采政策，具体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磷矿开采的收紧趋势一直在持续，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获取新的磷矿探矿权变得非常困难。第二，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指标（即“探转采”指标）发放也越来越少。以湖北为例，新增一个采矿权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旧的采矿权被注销，以维持采矿权总数不变。第三，对各省市的年度开采总量进行指标限制。例如，宜昌市会对辖区内所有矿山（即使已取得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一个年度总产量，企业必须按此核定数量进行生产。这三个层面的管控在近五年内正变得越来越严格。

对于云贵川等磷矿主产区，是否存在类似宜昌的年度开采总量限制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未来是否会推广？

目前，云贵川地区的磷矿开采管控尚未达到宜昌市的严格程度。政策的严格与否与当地矿业的繁荣程度有关。以湖北省内为例，襄阳地区的磷矿总产能约为 700 多万吨，但由于各种原因，实际年产量通常在 500-550 万吨之间（2025 年最高达到 700 万吨），并未触及产能上限，因此管控相对宽松。而宜昌地区则实行了严格的总量控制。可以预见，政策收紧是一个持续的趋势，未来云贵川等地区也可能会推行类似的开采总量限制政策，但具体落地时间尚不确定。此外，磷肥的出口政策也间接影响供给。如果磷肥出口不放开，国内市场需求有限，这也可能促使供给端进行主动限制。

随着开采方式从露天、平硐向深部竖井转变，近五年来磷矿的开采成本大致抬升了多少？

随着开采方式从露天、平硐向深部竖井转变，近五年来磷矿的开采成本显著抬升。

与 2020 年相比，平洞开采模式下磷矿的生产成本上涨了多少，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如果转为地下开采，成本将如何变化？

以平洞开采的矿山为例，与 2020 年相较，磷矿成本上涨了约 20%至 30%。成本上涨主要源于安全投入的增加，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矿山管理人员的数量和指标要求更为严格，人员配备标准提高；其次，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安全措施要求也更为严苛，例如在支护、底板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加。若转为地下开采模式，预计成本在此基础上至少还将增加 30%以上，因为地下开采涉及的排水、通风等措施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在考虑了近期显著抬升的探矿权获取成本后，磷矿的吨成本大概会增加多少？

探矿权获取成本通常会分摊到每吨矿石的成本中。例如，一个价值 18 亿元的矿山，若可采储量为 1.8 亿吨，那么分摊到每吨矿石的成本约为 10 元。由于这个成本是分摊到整个矿山服务年限（可能是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因此对每吨矿石的最终成本影响并不特别大，通常在每吨 10 至 20 元左右。

考虑到当前正值传统磷肥出口季但出口尚未放开的背景，目前磷矿的库存和实际成交情况如何？

目前磷矿的库存水平并不高，与 2025 年同期相比要低一些。在价格方面，当前价格也比 2025 年同期略有降低，降幅大约在每吨二三十元。

在当前库存压力不大的情况下，未来一年内磷矿价格的走势将如何演变？

预计未来一年内磷矿价格不会出现大幅波动，波动范围可能在每吨二三十元，不会超过五十元。价格走势主要受几方面因素的博弈影响：首先，磷矿产能释放速度不快，且 2026 年全年的磷矿石产量预计将少于 2025 年；其次，虽然有新的磷化工项目陆续投产，但磷化工企业自身也受到硫磺等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并未实现满负荷生产。因此，供需双方的博弈使得价格将维持小幅波动态势。

近五年磷化工企业向上游矿山延伸的一体化趋势，对流通市场磷矿的格局和未来价格有何影响？

近五年来，磷矿与化工一体化的企业越来越多，许多大型磷化工企业，如云天化、兴发集团等，已从原先无矿或少矿的状态发展到能够掌握自有矿山，以保障其生产需求，这使得市场趋于稳定。目前，在市场上流通的磷矿占比已经不到一半。从长远来看，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纯粹的磷矿生产企业未来面临的价格压力可能会增大，价格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出现下跌。

人在草木间

尽管许多大型磷化工企业实现了矿化一体化，但它们为何仍然参与市场上的磷矿石贸易？

磷化工企业参与市场贸易并非单纯为了买卖，而是出于生产装置匹配度的考量。企业自有矿山生产出的磷矿石，其品位或特性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自身的化工装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自产的矿石出售给更合适的买家会更具经济效益，同时再从外部采购更符合其生产需求的矿石。例如，兴发集团拥有约 18 万吨的黄磷年产能，但其自有矿山的磷矿石很少能直接用于生产黄磷，因此生产黄磷所需的大部分高品位磷矿石依赖于外部采购，而自产的部分矿石则对外销售。